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九十一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五年秋七月壬申朔趙鼎奏淮東宣撫司提舉官  
董旼齋親筆詔至軍前諭移屯事韓世忠拜詔感泣上  
曰卿可作書報張浚此事張浚亦必喜今日廟堂不比  
靖康間有妨功害能之人凡軍旅事彼此議定然後行  
之左宣奉大夫朱勝非充觀文殿大學士提舉臨安

府洞霄宮勝非初免喪乃有是命 檢校少傅慶遠軍

節度使知明州郭仲荀提舉江州太平觀從所請也徽  
猷閣待制仇愈知明州兼沿海制置使 左朝散郎知

岳州兼管內安撫司公事張翬直秘閣與起復秘閣修  
撰知鼎州程千秋兩易並赴都督行府取稟說之任以  
行府言事係急速已作奉聖旨施行故也 右朝奉大

夫通判臨安府楊橦以薦對除直秘閣 詔在京宮觀  
請給人從前宰執依見任減十之二學士以上如列曹

侍郎雜學士如中書舍人太中大夫以上如左右司郎  
中任樞密都承旨者加一等 大理評事李洪乞以扈  
蹕一官換祖母林氏太孺人封號許之 饒州進士朱  
嘉積言子召虎十歲能誦經史兵書步射命中乞挑試  
詔賜帛二十匹罷歸 詔堂後官補職及一考改宣教  
郎著為令堂後官今三省諸房都錄事也初以省記立  
是法而詳定勅令官章誼等言京官凡五等未審所改  
京官不從初等次第陞轉便改宣教郎義理今未止有

崇觀後改宣教郎告難以憑據要見祖宗以來堂後官  
補職及一年的實合改是何京官制勅庫房言取到崇  
寧二年堂後官張忻石刻墓誌係崇寧之初亦可憑據  
故有是命按熙寧詔旨主事已下自選人補充堂後官  
及一年即轉合入京朝官事具實錄至是國書散佚使

蔓詞以對執政不知典故遂從之

熙寧詔旨具朱墨  
史第三十九卷

徽猷閣待制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趙蒙卒

癸酉詔諸路提舉常平官將常平事務恪意奉行無得

苟簡致有失陷錢物如敢少有減裂仰戶部按劾申尚書省取旨重行典憲以都省言自令刑獄茶鹽司兼領常平職事訪聞逐司並不逐一講究致他司妄用失陷財物有悞朝廷緩急支用故也 江東宣撫使張俊乞致仕或宮觀疏再上不許 言者論比年以來忠臣義士以身殉國者往往湮沒無聞如去年蕃偽圍閉濠州國奉卿確守忠義朝廷雖官其後以報死節然四方之人未盡知也又如趙立薛慶李彥先之徒皆鎮撫使之

得其死者間雖錫之廟貌聞亦未廣謂宜明詔天下凡自靖康以來四方死事之人志令載之祀典此誠激使英雄忠勇之術詔准北帥臣相度

甲戌詔諸路在禁待報案狀並專差人齎擎赴行在

中書舍人胡寅權直學士院時江西制置使胡世將請奉祠而直院胡交修引親嫌乞暫時差官撰述答詔故

有是命 寶文閣待制知湖州李光充顯謨閣直學士

知平江府 左宣教郎主管台州崇道觀韓璜為廣南

西路轉運判官直秘閣荆湖北路提點刑獄公事張銖  
令趣之任時趙鼎聞荆湖北路提點刑獄公事陳靄廣  
南西路轉運判官鄭資之提舉江南東路常平茶鹽公  
事徐國成並無治狀恣以自陳宮觀處之而璜等有是  
命 都督行府免蘄州上供錢租稅米三年

乙亥詔諸州并諸軍將應歸朝官常加存恤得替汎寓  
無差遣之人仰守臣相度先次與權合入差遣支破請  
給具職名申樞密院差注如内有能通兵機及武藝出

衆人具名聞奏其寄居歸明歸朝養濟人常加存撫依時支給合破錢米無令失所

丙子武功大夫忠州團練使兼閤門宣贊舍人都督府提舉親兵柴斌知金州兼金房均三州安撫使用行府奏也仍命斌隸屬襄陽帥府其探報事宜及邊防措置則申川陝宣撫司如金人大軍侵犯本州即令宣撫司

遣兵應援

七月  
壬午

其後川陝宣撫副使吳玠審于朝乃詔

緩急敵馬侵犯梁洋令斌以所部權聽玠節制

明年三  
月己巳

吳玠申  
明得旨

都督行府奏移鼎州龍陽縣于黃誠寨地建立仍陞為軍以持服人黃興權起復左奉議郎充龍陽軍使兼知縣事又言潭鼎諸縣因水賊侵擾多有移治去處並令移歸舊治如係選人知縣俟任滿與改合入官京官與轉一官應水寨出首之人令制置司量事體輕重擬定合補官資申行府願歸業及充水軍者聽又請免澧州上供錢三年皆從之既而制置使岳飛言水寨願歸業者二萬七千餘家詔州郡存恤之無得騷擾

七月戊子行下

然黃誠寨地低而迫湖土人不以為便仍命如

舊焉

岳飛奏歸業人數在戊子龍陽軍還舊治在八月丙辰今牽連書之

樞密院劾士

祝世榮特補下州文學以嘗自唐州賫蠟書赴行在也

丁丑孟秋薦享太廟自是歲五饗如常禮 詔諸路監

司帥守按試武士所能具職位姓名來上用李光請也  
光言伏準手詔令內外侍從官以上監司帥臣各舉所知限半月具奏有以見陛下虛心求助之意可謂切矣  
昔叔孫通之歸漢從弟子百餘人乃專言諸壯士進之

或以為言通曰漢王方蒙矢石爭天下諸生寧能關乎  
故先言斬將搴旗之士若通可謂知時務矣今金偽憑  
陵中原板蕩此陛下馭雄材虎將以制天下之時所薦  
不敢復言文士臣累任守臣竊見諸路武士多流落失  
所其人材少壯弓馬趨捷武藝絕倫者甚衆朝廷既未  
嘗錄用徃徃散在諸軍無以自拔或委身盜賊不能自  
新甚可惜也臣愚不敢指名論薦欲望特奉睿旨令諸  
路州軍廣行招收其間雖無武藝而通曉兵機能料敵

致勝或造作攻守之具各為一科令監司帥守按試保  
明發赴樞密院量材擢用庶幾韓彭之流或為時而出  
故有是旨 武功大夫秀州防禦使康隨為江南西路

馬步軍副總管

按隨即殺曲端之人自建炎四年至今姓名始見于日歷故具載之

戊寅詔趣張浚赴行在遣內侍迎勞賜以銀合茶藥又  
遣內侍往軍中勞荆湖制置使岳飛亦以茶藥賜之

直寶文閣知泉州魏矰吏部員外郎姜師仲殿中侍御  
史張絢各減三年磨勘以在臺中平反刑獄最多故也

詔行在百司首身軍兵自今並令所屬取索宣帖審  
驗保明申取朝旨方許收管毋得擅行收留

己卯知樞密院事提領措置材用孟庾充觀文殿學士  
知紹興府庾以行府關三省密院事積不平因稱疾求  
去前一日御筆有是命趙鼎進呈上曰庾以疾力求去  
重違其請既知樞密院宜依祖宗故事鼎曰自元樞執  
政往往或建節鉞如寇準等猶除使相庾在陛下左右  
六年務全終始仰見陛下待遇臣鄰之意庾執政凡四

年 參知政事沈與求權樞密院事兼權措置財用

日

載與求權密院在丙子當是因庾在告今併附此日

詔新授郡守除見闕人外

免上殿用中書請也

監察御史周葵充禮部貢院參

詳官代殿中侍御史張絢也絢祖母王氏疾亟不俟報出院詔放罪旣而絢以憂去特賜錢三百千

庚辰內侍盧公喬言見係致仕在蜀中乞依昨降指揮赴行在上曰此人極不平穩靖康劫寨之事公喬之謀為多今若使歸內侍省必侵預外事不若與外任宮觀

况朕宮中使令者小黃門數十輩備掃除趨走而已近  
上者亦有數未嘗假以權也每觀漢唐之禍及近時之  
變故不得不防微杜漸趙鼎等曰陛下聖慮及此社稷  
之幸然漢唐宦官傳有可以鑒誠者更望曲留聖意上  
曰仇士良勸後輩戒人主不近儒生不觀書可為鑒也  
殿中侍御史謝祖信言翰林學士孫近奉詔編類臣  
僚條畫利害文字已編類進呈了當仰惟陛下去冬嚴  
駕吳會親却敵師不敢以幸勝為功而深以善後為慮

既下溫詔周詢舊弼又令職事官條具利害而半年之間不聞以某人之言施之行事取某言之效進用其人遂謂陛下之求言止是朝廷之文具臣竊惑之今編類已成既上御府伏望陛下萬幾之餘留神省覽或宣付大臣俾之分閱擇其可用顯奏行之勿以忌諱為拘則忠言出勿以文采為尚則至計行勿以與廟堂異議而棄之則謀猷皆合於公願矣其有言多可績者則願褒進之有欲以身試者則因任之以人而廢其言固君子

之所戒用言而棄其身亦古人之所非况乃防秋及期定謀為急不資羣策孰保萬全惟陛下留意從之故

宣德郎范柔中贈直秘閣柔中元符末上書言事且進所著春秋見微坐停官雷州羈管至是用吏部侍郎晏

敦復請而贈之

柔中選人邪上尤甚第一人黨籍餘官第六十六人

詔尚書省

復置御史刑房專主本臺所上彈劾文字仍令六部申嚴吏人結保之法每三人或五人結為一保遞相覺察凡保中有人犯罪逃走許大理寺監銅同保人追捉須

管敗獲如有不獲並與同罪本部不得申請占留其逃走改名復來部中之人並重行決配保人輒敢容隱者亦與同罪仍許諸色人告用本臺請也自建炎省併吏額御史刑房不專置左右司亦不聞有所檢察每御史按吏吏輒亡去大理即乞先次結絕吏復更名歸部姦弊百出故本臺以為請

壬午左朝請郎主管台州崇道觀許亢宗直寶文閣知台州亢宗靖康中為右史坐斥去及是召對而命之

昭宣使康州防禦使帶御器械幹辦皇城司主管禁衛  
馮益特於階官遙郡上各轉行一官以益自言曾繫藩  
邸官吏之人乞依例霑恩故也 賜觀文殿大學士李

綱親筆詔書獎諭綱應詔陳三策又上六條故有是賜  
是日偽齊遣兵犯湖陽縣執武經郎知唐州高青及  
其孥以歸劉麟見青諭之曰朝廷與諸將議定見陣掠  
獲人即時放回青復將其孥而返事聞詔降青二官責

赴襄陽帥府自劾

青九月丙  
中降官

癸未左奉議郎知南劍州沙縣丞陳沃左承務郎新婺  
州州學教授富元衡並充諸王宮大小學教授紹興府  
宗正司供職至道初始置諸宗室教授景祐中更名宮  
學治平建元又分大小學置講書教授十有七員崇寧  
初每宮置大小二學增教授員越四年更為宗子博士  
渡江後廢趙鼎為政始創復之二員居行在二員居會

稽自是為例

行在宮教初除在  
今年四月乙卯

甲申上親酌獻祖宗神御於行宮齋殿文武官少卿已

上陪位如儀 將任郎趙宗輝特差充靜江府古縣令  
宗輝彥若孫也縣久無令用廣西諸司請而命之

乙酉降光州褒信縣為鎮令淮西宣撫司就選土豪可  
仗者補右職充監鎮官

丙戌直寶文閣知宣州趙不羣陞直龍圖閣再任上曰  
不羣為郡有稱守公奉法使百姓安其田里當寵旌之  
以為四方之勸上又曰民窮無聊起而為盜多緣守令  
不良擾之使然若百姓安其田里其肯為盜乎朕夙夜

以此為懷卿等復留意謹擇守令庶幾百姓有安居樂

業之意

中興聖政史臣曰紹興初羣盜充斥既平闕中而樞臣議收民兵以節制之詔曰事有本末今

所措置者末也致盜之因良由科徭疾苦吏不省憂令監司條具利便以聞至此又有是言夫出政而原其本患盜而矜其情寬役使厚常產以修其安民之事監司察郡縣宰執擇守令以持其安民之具嘗聞安民未聞治盜也此之謂知要

詔職事官權左右史者自起居侍立外並

立本官班以殿中侍御史謝祖信言不當改百年之典

也

立權官班在紹興二年十一月

左朝散大夫荆湖南路轉運判官

薛弼左朝散郎荆湖北路轉運判官劉延年並直秘閣

起復右朝散郎秘閣修撰新知岳州程千秋左朝請郎  
荆湖南路轉運判官徐與可左奉議郎通判鼎州張運  
並進一官以都督行府言與平湖寇有勞也既而荆襄  
制置使岳飛言弼延年賞薄乃又進一官制曰爾等分  
使兩湖軍興不乏列職中秘亦既疏恩載閱將臣之章  
以是為未足也維慶賞予奪皆自朕出進官一等益務  
靖共弼等再遷官  
在八月辛亥進士蕭清臣以撫諭劉衡夏誠有  
勞補忠州文學後旬日都督行府又言鄭州鄉貢進士

聞人者進士趙倜陶青皆嘗入賊寨於是悉以文學命

之

者補官在七月甲午倜  
青補官在七月丁酉

時張浚遣行府主管機宜

文字熊彥詩先還奏事浚奏潭岳鼎澧荆南歸業之民  
其田已為他人請佃者以鄰近閑田與之仍免三年租  
稅即元無產業願受閑田者亦予之俟及半年比較諸  
縣歸業人數取旨推賞

丁亥賜宇文虛中家福建田十頃以其妻安定郡夫人  
黎氏有請也虛中建炎末以礬書遺其家至是始達朝

廷念其勞特許之

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韓

駒進一官致仕駒仁壽人後徙汝州政和初獻所為文  
名試除秘書省正字累遷中書舍人罷去及是卒於撫  
州故有是命制曰逢時取位亦既蒙榮抱疾引年所宜  
從欲駒早以詞藝躋於禁嚴附麗匪人飯蔬奚怨中更  
赦宥不汝瑕疵復班綴於西清俾優游於直館庶幾善  
後獲以全忠茲陳告老之章更軫遺簪之念進官一等

式寵其歸往服恩綸尚綏壽嘏

按駒家年譜載此告詞乃云坐累刑書飯蔬奚

怨中更赦宥一洗愆尤乃與元命詞之意全  
不同以此知私家文字多所拔拭者如此

戊子左宣教郎直秘閣添差通判湖州賜緋魚袋趙子  
偁特遷左朝奉郎充秘閣修撰知處州建國公既就傅  
上名子偁入對而有是命子偁請宗室之寓於諸郡者  
聚居官舍選尊長鈐束之察其偽冒禁其出入年未十  
五入州小學十五入大學官為給食許依進士就舉未  
出官者許入學聽讀及一年聽參選奏可後不果行  
尚書兵部員外郎都督府諮議軍事郭執中充秘閣修

撰右承議郎新知簡州計有功提舉兩浙西路常平茶  
鹽公事有功安仁人張浚從舅也 詔今次省試舉人  
常額外特增取十名既而殿中侍御史謝祖信言今日  
之患官冗最為大弊臣嘗謂自今以往澄其本原非三  
十年有不能清而况日月增加之乎今額以十四人而  
取一人正為中制倘又增之不足以為德而適啟僥倖  
之人爾特奏進士老於場屋祖宗以來矜其既衰賜之  
一命以榮其身而已又擇其尤者為京府助教文學許

其出官德莫厚焉然元祐之初蘇軾知貢舉日極論其害今官冗之弊視元祐為百倍而版圖陷沒視元祐才十之四州郡困匱黎元凋瘵視元祐無十之一前此陛下策多士於維揚有司不為國家長慮却顧徒以苟悅一時舉人將入助教人並依下州文學特理選限固已不勝其濫矣紹興二年迺復再援此例益啟僥倖其後星變肆赦又以不曾赴試者亦許自陳緣此冒恩者衆臣不當先事建言但恐朝廷忽有行遣則論奏不及至

如前榜有官人登科循轉官資同進士出身並免銓試  
皆非舊典實啟倖門又臣體問得吏部選人任部未有  
差遣者近六百人伺候日久窮困流離大段失所乞下  
侍郎左選除指留黃甲窠闕外其餘一面注擬在部選  
人庶免留滯之歎又勘會紹興二年陳之茂等一十九  
人為文理純繆及犯名諱各補下州文學後來並附第  
五甲末夫犯名諱在不考試有司之法也祖宗以來加  
惠多士特賜文學助教之科示不棄黜蓋有常典未聞

再許附進士之科也。至如文理紕繆之類，尤宜詳精考校。務厭衆心，前此輿議以為紕繆之文，乃緣觸犯忌諱之故。其後大臣聞之，於是奏附正甲。此蓋一時失於慎重，遂紊祖宗之制。既失而得進士舉，不足貴矣。今廷試在邇，伏乞戒諭有司，慎重其事，無蹈前失。詔正奏名緣科舉曾經展限已降旨，特更取十名餘，並依奏。祖信奏下在是

月庚寅

尚書省言南班宗室官卑之人，用度不足，乃詔

不帶遙郡大將軍至副率，皆依御厨第九等食例折支。

錢 右承直郎黃秬令吏部差虔州錄事參軍宰相張  
浚言臣頃建炎之初擢預郎曹寶出宰相黃潛善樞密  
汪伯彥之薦潛善以謬戾得罪死於貶所骨骸未覆貲  
產凋零其子秬仕宦不競殆無餬口之計臣愚欲用初  
除樞密院事合得有服親一名差遣恩例陳乞秬差遣  
一次上推陛下廣覆包涵之仁下全微臣朋友故舊之  
分故有是旨 資政殿大學士知福州張守提舉萬壽  
觀兼侍讀 申命淮東西宣撫司優卹淮北士民之來

歸者先是有旨百姓願耕閑田者州縣即時給付軍人所至州陞一等軍分收管舉人免文解一次有官人轉一官資與見闕差遣至是三省復奏歸附人民令所至州計口以提刑司錢人給一千所給田免稅五年未就緒者更與寬展年限命官舉人之貧乏者州縣給其資糧以禮津遣令宣撫司榜諭右朝奉郎知潭州湘潭縣張承進一官俟任滿日赴行在以都督行府言其廉謹不擾在湖南一路為最故也時湖南旱行府奏減本

路秋稅苗米之半從之

辛卯右承奉郎高堯咨監西京中嶽廟堯咨伸子也以  
濫賞不得調請繳納父伸冬祀日奏除直祕閣告及賜  
紫勅故以命之

壬辰秘書少監任申先試起居舍人兼直史館 詔文

臣非格法改官內間有立定賞格及州縣官被差管押  
燕山府免夫錢部押人夫進築運糧開河修城之類被  
賞之人今後並更不審量以都省言上項雖非格法實

有勞効難以一例討論追奪故也

朱勝非秀水閬居錄  
紹興初范宗尹作相

建議討論濫賞名色物議大喧即罷次年再降旨惟文  
臣審量錮減武臣特免趙子洳尋古物詔事梁師成官  
至雜學士耿自求朋附孟昌齡父子冒河賞官至中大  
夫劉大中任秀州教授因童貫入浙討方寇與其司屬  
交結特改京官周綱嘗知梁縣燒造假祕色斃器以事  
蔡攸改京秩除察官正應審量之法趙鼎作相皆其親  
厚子洳除江西都漕仍復職自求除中書檢正大中驟  
遷兵部尚書遂參知政事綱除都司並不審量於是此  
法止行於孤寒無援  
之士而人始不服矣

癸巳右朝散郎知滁州何洋條上屯田利害上曰淮北  
之民襁負而至朕為民父母豈可使民失所可賦田予

之更加優卹恐乍歸之人或無居止當行下提點司量  
給官錢賑助之沈與求曰立國不當為朝夕計今使就  
耕之民盡蠲租賦更賑助之則五年以後兩淮荒土往  
往耕闢已多縱便恢復亦朝廷之利上曰然 信州進  
士劉商霖上書告迪功郎沈宇語言惡逆因妄指宇為  
參知政事沈與求族人與求家居待罪上命押入翊日  
上諭與求曰宇既非族人若待罪恐四方傳聞致疑可  
只令進呈朕必不使四方得以譏議卿與求頓首謝

甲午詔諸路曾經殘破州縣最親民官到任日據見存  
戶口實數批上印紙任滿亦如之以考殿最用左承奉  
郎通判岳州王嘉言請也 起復秘閣修撰新知岳州

程千秋知虔州時右武大夫開州團練使劉錡自巴西  
名歸張浚以錡攝其事且言朝廷若未有差委欲正差  
知岳州詔趣錡赴行在於是千秋需次未行乃令持餘

服

起劉錡赴行在在八月壬寅  
千秋持餘服在十月己未

言者論私商敗獲州

縣根究來歷之弊以為素與交易者多不通吐以為後

日販鬻之計所牽引者類皆畏謹粗有生計之人臣謹按祖宗法應犯權貨並不根究來歷止以見在為坐今若不問是與不是產茶鹽地分一切不根究來歷止以見在結斷不惟囹圄可致空虛而私販者即伏刑憲亦將止息事下戶部其後權貨務言勘會出產州軍捕獲私鹽如係徒以上罪及亭場禁界內杖罪及獲私茶並合根究來歷雖有紹興令稱犯權貨者不得根問賣買經歷處即係海行條法緣紹興勅內該載一司有別制

者從別制又緣諸處私茶鹽並係亭竈園戶賣與販人  
今若槩不行根究來歷深恐無以杜絕私販之弊却致  
侵害官課乞遵見行茶鹽專法施行乃詔自茶鹽外其  
餘權貨如所請

後旨  
在九月  
庚寅

詔中大夫以下陳乞致仕

身七月日計理程限在合給勅之後者即聽於所在州  
軍陳乞蔭補以吏部侍郎兼權尚書晏敦復有請也其  
武臣合得致仕恩澤人依此舊法以親受勅為斷至是  
改之

乙未神武中軍統制楊沂中兼權主管殿前司公事代  
劉錫也 詔製造御前軍器所依舊例不隸臺察

丙申徽猷閣直學士趙子畫試尚書兵部侍郎 捧日  
天武四廂都指揮使明州觀察使劉錫解軍職特遷靜  
江軍承宣使提舉江州太平觀從所請也 承節郎趙

珪遣承忠郎閤門祇候初上以趙普佐命元勳視漢蕭  
何而子孫淪落命所在訪求量才錄用珪普五世孫也  
避地鬱林州以普繪像及諫伐幽燕疏來獻故有是命

免湖南上供米三年用本路漕臣請也 言者論今

歲亢旱滋久荒歉日廣民窮盜起深可為慮訪聞饒信山谷間有劫掠道塗者兼浙東江左自來傳習妖教夜聚曉散之徒連村舉邑又虔贛頑民轉寇嶺外累年於茲今年朝廷發數路之師欲痛掃除使遂懲艾雖劇賊如周十隆等既已招降目下稍安然臣聞虔民之性例皆兇悍而聽命於豪強之家為之服役平居則恃以衣食為寇則假其資裝每賊所至州縣之間既無城池又

無兵食不過哀索金帛以為犒設書填官告以議招安  
纔得片檄之申便謂巨盜已息孰敢定其要約散其徒  
衆哉於是下者獲利上者得官全師而還捆載而返既  
徇為盜之利益無忌憚之心此蓋遠方官吏蒙蔽朝廷  
之罪也今朝廷遣發將兵幾及半年公私之力竭於饋  
餉而諸將不務協一各懷顧望姑以招安便為無事前  
此盜賊知州縣無備故肆其憑陵而猶畏官軍也今相  
持半年技亦止此遂有輕官軍之心則復何所畏哉今

者將士已還掃除之策固不可用惟當速賜指揮應招到賊徒並令首領參訖量補官資悉赴軍前効用餘放歸業則如蠶之去刺蝟之去蠱不能為害矣詔都督行府相度 廢鄧州順陽浙川襄陽府鄧城中廬縣並為鎮

丁酉詔高峯王口二寨各置都巡檢使兼提舉諸堡寨盜賊公事益戍兵通舊皆五百人寨舊觀平二州也既用明橐言省廢而邊吏以為提刑轉運司不究邊防利

害改州為寨緣鄰路盜賊未息深慮諸蠻觀望結集作  
禍欲依舊存留乃下經略使李彌大相度所宜而有是  
命

戊戌秘書省正字李彌正胡珵並兼史館校勘

己亥御筆閣門祇候劉公彥罷先是直秘閣楊種司農  
寺丞金安節等被旨引對而閣門吏邀求錢物上聞之  
前二日命大理牧吏治罪及是進呈上曰朕召四方士  
大夫延見訪問欲知當時之務閣門人吏輒以退換家

狀為名乞取錢物何以稱朕意不可不治也其後獄成

武翼郎兼宣贊舍人李觀降修武郎為閤門祇候其徒

九人皆降兩官閤門吏贖金而已

九月辛未行遣

知閤門事韓

恕以失職待罪詔釋之 觀文殿學士知温州范宗尹

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宗尹乞奉祠上諭大臣曰宗尹治

郡無狀可依所乞上因言靖康間耿南仲誤國事趙鼎

曰宗尹為南仲所知遂以私意盡復其官職天下憤之

上曰淵聖皇帝聖質過人而南仲父子輒離間兩宮其

罪甚大 左朝請郎王縉直秘閣知温州 左儒林郎

新婺州州學教授沈長卿為秘書省正字尋不行 端

明殿學士左大中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董耘貶秩一

等坐前守饒州起內帑錢不如期故也制曰耘以列尚

書之重膺殿學士之榮出綰郡章不聞報政按章來上

弛慢有端何昔者悉意竭力於權倖之人而乃今曠事

瘵官於君父之役削官一等尚免嚴科往思省循毋重

後悔 僧寶月獻家藏兵書三十九種特補下州文學

寶月國初功臣史珪之後能為小詞樞密院言其通曉  
兵書故有是命

辛丑廢隨州唐城縣

是月右中奉大夫直秘閣朱彥美致仕從所請也彥美  
華亭人五為部使者有吏才後八歲卒於家年八十  
偽齊劉豫廢明堂得金龍之金四萬兩大銅錢三百萬  
暴風連日屋瓦皆震

欽定四庫全書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九十二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五年八月壬寅朔權吏部侍郎張致遠言臣竊惟靖康之變議者追咎異時首禍之由故於仕進則有討論之式於賞典則有泛濫之目中間緣施行過差武臣特免討論往往以宣和之前所得濫賞陳乞收使雖泛濫之目仍在而有司按文摘句放行已多如後苑作排

辦採山撫定燕雲定鼎押樂之類雖不著之事自然三尺童子亦知其為濫賞明矣兼臣向見當時執政大臣猶有陳乞所得恩例者或即從其所請或旋被繳駁此尤無謂臣願特降睿旨應宣和以前所得上項酬賞并當時執政大臣所得恩例未經收使者一切勿行其敢輒有陳請重賞典憲蓋國事如許而臣下尚忍言賞非所以示訓也乃詔應收使宣和以前酬賞如後苑作排辦採山撫定燕雲定鼎押樂之類令吏部申聽朝旨餘

從之 右司諫趙霈試右諫議大夫直秘閣新知温州

王縉為監察御史 左廸功郎處州州學教授趙渙以

薦對特改左承事郎尋除將作監丞

九月  
壬申

太府寺丞

兼都督府幹辦公事王良存請州縣之獄所禁罪人並  
須當職官常加審問躬定牢戶其不應拘繫及入禁不  
書歷之人許被禁之家越訴增重法禁期於必行從之  
令刑部看詳立法 錄故相范質七世孫棟為將仕郎  
罷荆南營田司令安撫司措置官兵耕種毋得循舊

擾民又以歸州還隸安撫使王彥皆用都督行府奏也  
初彥自渠州以所部之鎮至荆南而鎮撫使解潛已去  
倉廩皆竭彥懼不可留即引兵追潛至鄂州會張浚平  
湖賊還與之遇復勸彥還彥自枝江徙居舊治時軍儲  
不繼彥乃倣川錢引法造交子行於荆南管内漸措置  
屯田為出戰入耕之計仍擇荒田分將士為莊莊耕千  
畝治石塘瓦窰二廢堰計工六萬有畸不浹旬告成公  
私利之

癸卯左朝奉郎充秘閣修撰趙子偁主管台州崇道觀俸給如小郡知州例仍折支見緡並於上供錢內支給人從減半子偁辭郡寄故有是命 武功大夫高州刺

史劉光遠帶御器械光遠自江西兵馬鈐轄召歸會其兄帶御器械光烈出為江東馬步軍副總管乃命光遠代之 徽猷閣待制知江州兼管內安撫使程昌寓罷

時江西轉運判官逢汝霖提點刑獄公事張叔獻提舉常平茶鹽趙不已共劾昌寓貪暴不法招刺水軍多不

合人情願民生男者令納錢一千生女者五百到任之初閉城門抄劄居民有自外入城之人雖婦女亦印其面由此遁去者數百家城市蕭條行路歎息乃罷昌寓令帥府劾罪以聞

甲辰詔增館職為十八員時言者論唐太宗當兵戈搶攘之際置文學館學士凡十有八人其後皆為名臣祖宗闢三館以儲養人才蓋本於此今國步艱難時方右武故館職猶多闕員然臨事每有乏才之歎則儲養之

方亦不可以兵戈而遽已也一館職之俸入僅比一小使臣小使臣動以萬數何獨於館職較此微祿哉乞如祖宗故事通以十八人為額故有是命既而本省再請乃命秘書郎及著作各除二員校書郎正字通除十二員而少丞不與焉

後旨是在是月已已

是日禮部貢院放榜考

校到合格進士樊光遠等二百人博學宏詞科新勅令所刪定官王璧新明州州學教授石延慶二人光遠錢塘人嘗從張九成學璧庭秀子延慶新昌人也 右朝

請大夫直龍圖閣向子諲落致仕知江州兼管內安撫  
司公事制曰湓城為郡據大江中流在昔宿勁兵為重  
鎮地有常險則守有常勢苟非其人險不足恃也爰擇  
才望乃畀符竹以爾秉節立義術畧疏通總六路之權  
當大邦之寄屢更變故不懷二心蠻貊知名姦回忌疾  
自以危行告老而歸聞精力之尚強正艱難之所賴為  
朕復起往守九江必有忠謀以寬憂顧能益光於世業  
斯無忝於訓言 詔都督行府官吏軍兵並進一官資

錄平湖寇之勞也

丙午右中散大夫提轄權貨務都茶場郭川減四年磨  
勘監務場及交引庫官吏各進一官資以戶部言去年  
收茶鹽香錢共二千四十三萬餘緡故也 直徽猷閣

程芾新除湖南轉運判官未上乃遷廣西轉運司權知

賀州是日視事於富川縣

此為明年三月  
董弇劾芾張本

丁未宰相趙鼎乞罷政先是殿中侍御史謝祖信奏新  
僉書廣德軍判官趙繼之任衢州江山令贓污狼藉與

判官趙不愚共為姦利表裏相濟詔浙東憲司劾治其  
日癸卯也鼎嘗以京秩薦此二人故乞解機務是日祖  
信方候對上顧鼎曰事有輕重卿薦士之失甚輕而朕  
之罷相甚重知人自古難之豈可以薦二士之失而罷  
宰相况頃時臺臣論李處勵罪是時呂頤浩為相曾入  
文字自陳嘗薦處勵乞依條不收使舉狀案牘今在中  
書可見也卿既自劾於朕矣更何嫌而輕為去就宜體  
朕意勿復再陳

日歷五月二十六日己亥吏部磨勘  
數內左文林郎趙不愚改合入官

戊申左廸功郎湯選改合入官以嘗任樂昌丞與掩殺

李

原缺  
二字

之勞也

已酉趙鼎進呈探報劉豫將山東百姓六十以下二十  
以上皆簽發為兵每畝田科錢五百上曰朕未嘗一日  
忘中原之民使其陷於塗炭皆朕之過百姓為豫虐用  
如此朕心惻然 詔趙普佐太祖開基非其他勲臣之  
比官其五世孫六房各二資 故追復朝請大夫梁燾  
再復資政殿學士中大夫以其家有請也

燾東平人元祐尚書左丞

黨籍執政第九  
人化州安置

尚書左僕射趙鼎言故右奉直大夫

邵伯溫大賢之後行義顯著元符末以上書得罪書名  
黨籍坐廢者四十年伏望優加褒贈鼎伯溫門人也詔  
贈秘閣修撰官其家一人制曰士君子依仁守義雖不  
見用乃有追錄褒贈之典施於既死之後使聞其風者  
興起尚論而想見其人亦何存歿之間哉維先民康節  
學貫三易懷寶遯世而爾以孝謹為之子維先正彌光  
公著純仁道德勲賢表儀百世而爾以學行受其知浮

沈下僚迄不大試柄臣有請朕用慨然寵以論撰之華

資庸示儒林之深勸尚惟冥漠克享恩榮

伯溫選人邪  
中籍第三十

五人翰林學士孫近給事中廖剛中書舍人劉大中以

知貢舉畢同班入見自是為例遣內侍麥伸趣張浚

赴行在以將防秋也

庚戌徽猷閣直學士知鄂州荆湖北路安撫使劉洪道  
進職二等張浚言洪道沈毅持重勇於事功艱難以來  
所至宣力故有是命

壬子右文殿修撰知揚州葉煥復徽猷閣待制 詔准  
南水寨都巡檢各聽守令節制本寨應干事件並申取  
州縣指揮不得一面施行先是都督行府令諸州置山  
水寨擇土豪充都巡檢至是又條約之 左通奉大夫  
秘閣修撰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馮躬厚請以明堂恩  
任其子吏部言係責降人取裁詔特許蔭補中書舍人  
胡寅言躬厚乃蔡氏之甥在宣和中叨竊侍從之人也  
况有條制責降未叙復人不許奏薦躬厚未嘗復職其

為責降明矣今以何名而許之蔭補哉比年有從臣係  
自陳宮觀法該奏薦者吏部觀望權臣反謂法不當得  
今躬厚法不當得而反許之非惟無以昭示好惡且如  
躬厚輩寔繁有徒必相視效益長僥倖人心不服公論  
謂何命遂寢 廢漢陽軍為縣隸岳州以戶口減少故  
也守臣高舜舉乞存留不許

癸丑戶部尚書兼詳定一司勅令提舉製造御前軍器  
所兼權措置財用章誼充徽猷閣學士知温州從所請

也 權尚書吏部侍郎張致遠復為戶部侍郎中書舍人劉大中試吏部侍郎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呂祉權兵部侍郎起居郎兼侍講兼資善堂贊讀朱震試中書舍人陞翊善時戶部惟致遠獨員乃命祉兼權戶部祉言國家所務財用為先嘗竊計一歲之入不足以供一歲之出此臣所深憂也然有三說焉一曰節二曰為三曰得人蓋今日支費百出固有不可節者亦有不可不節者今日利源廢壞固有不可為者亦有不可不

為者內自朝廷外至州縣官吏甚衆惟得其人而政以舉則奸無所容利歸公上矣於是可節者能節之可為者能為之何患財賦不饒裕哉社又言東南數路監司郡守僅有國家前日十之二三而吏員猥冗每一闕待次者三四人若知縣闕則並屬吏部不許堂除顧所薦雖材將何以處之監司郡守所差下人如實有才當不次用之苟或不才豈可待次宜令並罷然後於籍記所舉人內參考除授庶幾可以得人自公正之路塞薦舉

之法壞而入仕者一任用舉主闕陞可得小邑兩任用  
舉主改官可得大邑彼為監司為郡守者固許薦舉也  
豈盡公正乎又吏部注擬乃止循資格不聞曰某人名  
次雖低而材業優某人名次雖高而材業劣如前世銓  
衡真有所去取也選法已弊不可復革應繁難知縣闕  
宜盡歸於朝廷然後於籍記所舉之人內宜參考除授  
庶幾諸邑亦可以得人矣漢宣帝時二千石有治理效  
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闕則選

諸所表以次用之用為公卿者皆更治民以考功是故漢之良吏於斯為盛號中興焉今且選侍從卿監郎官出為監司郡守若侍從卿監郎官有闕宜擢監司郡守補之朝廷用人之路不一或以文學或以操行或以高科或以故家獨無以治縣有政績而擢用者今若館職寺監丞編修計議之類有闕於知縣中擢用其治行尤異之人或即除監司郡守亦不為過也如是則人知勸矣令得人則一邑治守得人則一郡治監司得人則一

路治合諸路為天下則治豈難致哉恢復之圖無以易此直龍圖閣主管亳州明道宮潘良貴試秘書少監趣赴行在尚書工部員外郎程克俊守兵部員外郎右朝請大夫樞密院計議官呂丕問行工部員外郎左朝請郎主管台州崇道觀陶愷為金部員外郎愷悅弟也與丕問皆召對而有是命丕問乞補外乃除知處州甲寅尚書度支員外郎何慤為右司員外郎太府寺丞都督府幹辦公事王良存為度支員外郎

慤資陽人己見紹興二年

丙辰故武顯大夫應天府兵馬鈐轄孫安道特贈右武

大夫忠州刺史官其家二人以樞密院計議官徐康言

其死節也

安道死節事見  
紹興二年十月

左承議郎新知台州郭東

罷東守徽州盜未至而適及是拔試用之中書舍人胡

寅奏東苟賤無恥台雖小郡然陳素以循吏受賞矣柯

棐繼之已是不稱重以郭東所謂一暴而十寒也詔書

銓量澄汰如東者其當之命遂寢

丁巳秘書郎何掄守秘書省著作郎 詔福建收買未

茶指揮勿行

戊午監察御史王縉為殿中侍御史 左從政郎樞密

院計議官李宷為左宣教郎以薦對也 故集英殿修

撰周鼎特贈徽猷閣待制以其家援黨人例有請也制

曰朋黨之論不聞於帝王盛時而起於漢唐之季世夫

舉賢才之士以黨名之其效至於戎馬生郊中原板蕩

既往之禍豈不痛哉朕用懲之是以盡滿沉寃激勸百

寮為永世之戒鼎秉心端亮盡言無諱受材肅給所至

有聲昔蒙邪慝之名今見忠良之實西清次對追賁九

泉尚其有知服我休命

鼎崇寧刑部侍郎以嘗上書入  
邪中籍待制以上第三十八人

詔糧料院將見行條法及前後續降申請指揮編集

成冊次第經由太府寺戶部看定用印給付如有牴牾

疑惑申明朝廷可否行下用言者請也

此與今年十二月  
王侯奏請相

關

已未御筆比覽元符諫臣任伯雨章疏論章惇蔡卞詆  
誣宣仁聖烈太后欲追廢為庶人誰無母慈何忍至此

賴哲宗皇帝聖明灼見不從所請向使其言施用豈不  
蔑太母九年保祐之功累泰陵終身仁孝之德自朕纂  
服是用痛心昭雪黨人刊正國史雖崇寧而後迷國狠  
衆推原本始實自紹聖惇卞竊位之時而姦慝未彰將  
何以仰慰在天稱朕尊嚴宗廟之意可令三省取索議  
罪來上當正典刑布告天下先是伯雨之子起居舍人  
申先乞贈其父官因上伯雨諫疏趙鼎留身奏惇卞罪  
惡遂贈伯雨右諫議大夫而有是旨 吏部員外郎董

并言仰惟太祖皇帝受天明命削平僭亂混一區寓建  
萬世不拔之基垂子孫無窮之祚即其功德所起則有  
同乎周之后稷乃若因時特起之蹟則無異乎漢之高  
帝魏晉而下莫可擬倫是宜郊祀以配上帝祫享以居  
東鄉之尊傳千萬世而不易者也國初稽前代追崇之  
典上及四世故於祫享用魏晉故事虛東鄉之位逮至  
仁宗皇帝嘉祐四年親行祫享之禮嘗詔有司詳議太  
祖皇帝東鄉用昭正統之緒當時在廷多洪儒碩學僉

謂自古必以受命之祖乃居東鄉之位本朝太祖乃受命之君若論七廟之次有僖祖以降四廟在上當時太袷止列昭穆而虛東鄉蓋終不敢以非受命之祖而居之允協禮經暨熙寧之初僖祖以世次當祧禮官韓維等據經有請援證明白適王安石用事奮其臆說務以勢勝乃俾章衡建議尊僖祖為始祖肇居東鄉神宗皇帝初未以為然委曲訪問安石乃謂推太祖之孝心固欲尊宣祖自宣祖而上孝心宜無以異則尊僖祖必當

祖宗神靈之意神宗皇帝意猶未決博詢大臣故馮京  
奏謂士大夫以太祖不得東鄉為恨安石肆言以折之  
已又欲罷太祖郊配神宗以太祖開基受命不許安石  
終不然之乃曰本朝配天之禮不合禮經以此事未害  
逆順大倫姑未暇釐正一時有識之士莫敢與辨元祐  
之初翼祖既祧正合典禮至於崇寧宣祖當祧適蔡京  
用事一遵安石之術乃建議請立九廟自我作古其已  
祧翼祖及當祧宣祖並即循舊沿至今太祖皇帝尚居

第四室遇大禘處昭穆之列識者恨焉臣竊謂王者奉先與臣庶異必合天下之公願垂萬世之宏規匪容私意於其間祖宗功德之外親盡迭毀禮之必然自古蓋未有功隆創業為一代之太祖而列序於昭穆之次者也亦未有非受命而追崇之祖居東鄉之尊歷百代而不遷者也是正闕違以契天人之望理固有待陛下孝通神明治法祖宗光紹丕圖中興聖緒嗣服之初郊見天地寅奉太祖以嚴配祀載舉合宮之祭仍修並配之

儀亶諧公願茲者當省方駐蹕之地肇建太廟以時享  
獻用昭奉先之孝帝王盛德曷以加諸然則辨廟祧之  
次尊受命之祖固當遠稽前代上憲祖宗以時釐正况  
今告朔時享薦新之禮既畧舉矣大禘之祀獨闕而未  
講誠欲修嚴曠典則東鄉之尊謂宜先定夫宗廟事體  
至大至重有輒擅議罪當萬死然私竊懷此久矣幸遇  
陛下隆寬逮下不間踈賤茲敢昧冒一言倘或可採乞  
從睿斷舉而行之天下幸甚臣謹按太廟九室之制始

於唐之明皇非本於禮也而後之為說者乃遷就其事以謂三昭三穆與太祖祖功宗德三廟不遷為九廟蔡京之議祖襲唐制漢以高皇帝為太祖尊居東鄉後世無有異論魏以武帝為太祖晉以宣帝為太祖蓋皆以始封為據唐以景帝始封故尊為太祖其後追崇獻祖而列景帝於昭穆禮官陳京抗論辨證前後二十年卒復其舊識者是之蓋以景帝始封於唐事蹟有類乎后稷要之非始封之君受命之祖不得居東鄉由三代歷

漢魏以迄於唐無異道也我太祖皇帝開基雖與后稷異而創業實同乎高帝未聞漢以太公合食於禘而居高帝之上也今若正太祖東鄉之尊稽古沿革委合禮經臣再考商周之興太廟世遠而羣廟之主皆出其後故其禮易明漢魏而下太祖世近毀廟之主皆在太祖上於是禘祫不得如古制而漢魏之制太祖而上毀廟之主皆不合食唐以景帝始封故其後廟制既定始以獻懿而上毀廟之主藏於興聖德明之廟遇祫即廟而

享馬是以別廟之祭以全太祖之尊當時剛勁如顏真卿儒宗如韓愈所議雖各有依據皆不能易陳京之說以其當理故也歷代沿革具在謂宜博采而擇取其當詔俟過防秋令侍從臺諫赴尚書省集議聞奏 貴州

文學丁特起特差鼎州龍陽縣尉

特起初見建炎元年

直寶文

閣新知信州許亢宗卒 淮東宣撫使韓世忠遣統領

官韓彥臣等襲偽鎮淮軍獲知軍成忠郎王拱等遣親校溫濟獻於朝詔貸拱罪以本官隸忠銳第五將上因

言宿遷偽官本吾赤子他時邊臣如此等小吏不須賞  
庶免生事今世忠既有請可量與推恩

庚申集英殿修撰知衢州常同充徽猷閣待制提舉江  
州太平觀以同引疾有請也

壬戌都督行府言右中散大夫知郴州許和卿治狀有  
方欲從朝廷推恩令再任從之仍遷和卿一官

日歷不  
載和卿

階官今以明年八月二十  
八日和卿降官告詞修入

癸亥上策正奏名進士於射殿制曰朕德菲陋紹承大

統遭家多難求濟未獲是以博延豪俊咸造在廷覬聞  
治道之要子大夫其必盡精極慮為朕言之蓋聞在昔  
聖王之治天下正心誠意躬行乎上者固自有道乃措  
諸事業之間則或寬或猛或質或文或變通隨時不膠  
於迹故其成效布在方冊昭昭乎其可觀也朕甚慕之  
越自即位九年於此矣思欲雪父兄之恥而復祖宗之  
烈夙夜祇懼罔敢荒寧而施為繆戾治效闕然深惟其  
故不憚改作間者乃下銓量之令以擇吏而真才猶未

顯也嚴科斂之禁以恤民而實惠猶未孚也謹簡練之法以治兵而冗食猶未革也夫吏道未肅民力未蘇兵勢未強朕之治所以未效也顧何以輯事功弭禍亂哉而建謀之臣并欲考課以議殿最省官以節奉稍力役不足以給調度也為之平準均輸以佐之爵賞未艾也為之定武功之等紀律未明也為之參府衛之制凡若此者其合於古便於今乎其或有不然者耶雖然此治之迹也上之欲三辰明四序順災沴不生而動植遂性

下之欲風化行習俗厚姦宄不作而中外協心茲可以  
占天人之助矣夫何敵不克何難不濟興復大業其庶  
幾乎子大夫以為何修何營而可以臻此其條列而茂

明之務適於用朕將有稽焉

日歷所載御試策問乃誤  
取紹興二年者今從會要

先是翰林學士孫近言祖宗廷試進士置初覆考詳定  
官蓋欲參用衆見以求實才自嘉祐間王安石充詳定  
官始乞不用初覆考兩處等第別自立等至今循襲為  
法如此則高下升黜盡出於詳定官而初覆考殆為虛

設欲望復用祖宗舊制如初覆考皆未當即具失當因  
依奏稟方許別置等第詔如所請於是右諫議大夫趙  
需為詳定官以試卷初覆考不同者具奏御寶批送編  
排官殿中侍御史謝祖信定奪祖信別有升黜悉依所  
定已而需言如此是使編排官得以兼詳定之職非特  
廢法恐自此遂為定例望依崇寧令有隔二等累及五  
人各具合升降等第以聞從之

近所奏在八月庚戌需所奏在九月戊子今聯

書

之 都督行府言以見管湖南水軍及周倫等所部置

十指揮並於手背上刺橫江水軍四字從之

甲子上御幄殿閱試武舉人弓馬 韶州人陳裕特補

進武校尉充廣東經略司指使賜紫羅衫銀束帶以本

司發到武藝程試合格也 起居舍人任申先兼權中

書舍人 尚書倉部員外郎章傑主管台州崇道觀從

所請也

乙丑詔右朝奉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呂省山免審量

許磨勘省山大臨子也初以補治三陵堤堰改京秩例

當削官趙鼎以故家特有是命

丙寅以平湖賊及虔州諸盜德音降湖廣江西二十一  
州死罪已下囚徒杖並放時潭郴鼎澧岳復循梅惠英  
廣虔吉撫汀南雄州荆南府南安臨江軍皆寇所蹂踐  
及軍行所經歷州被賊之家驗實與免科差及拖欠積  
欠各二年虔州強盜並依格追納賞錢免拘籍田產其  
已籍田產除已出賣外如子孫見存驗實給還應民田  
官中見拘作營田者許請認歸業應緣捕捉防托團結

海船人戶實曾立功之人並量度推恩

丁卯故特進中國公章惇追貶昭化軍節度副使故責授寧國軍節度副使蔡懋追貶單州團練副使各人子孫不許除在內職任用己未詔書也初議取惇卞親戚在朝者併黜之趙鼎請黜子孫而不及親戚上曰仲尼不為己甚如此行遣酌中翌日以惇孫左朝奉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傑知婺州太府寺丞僅提舉江東常平茶鹽公事給事中廖剛封還勅奏言傑僅賢否固未論

蓋未聞方暴其人之罪惡以正典刑而擇官以處其子  
孫者也發為名郡傑以宮祠得之不謂之遷可乎監丞  
平出纔當得通判耳僅提舉一路號稱使者非遷而何  
臣恐天下有以議政刑之得失號令之不常如此何足  
以示勸懲臣願姑依已降指揮與僅等在外合入差遣  
毋令太優庶解中外之惑事干國體臣不得而默乃詔  
二人並與在外宮觀

中興聖政史臣曰理能正於人之  
心而治不足以達於天下者未之

有也天下之亂非自為之也必有害常醜正者取三綱  
九法汨陳而倒行之以致於亂矣而人心之不民者猶

在也舉而明之亂可使治亦豈其自治哉理在其心者  
固先之矣紹聖二奸為國產亂以絕天之理其忍哉高  
宗誅姦於既死其得  
撥亂反正之理乎

淮東宣撫使韓世忠妻秦國夫

人梁氏卒詔賜銀帛五百匹兩 尚書駕部員外郎辛

次膺移倉部

己巳左宣奉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兼知樞密院事都督  
諸路軍馬張浚以平寇功遷左金紫光祿大夫浚五辭  
不拜

庚午置潭州市易務用提領張澄請也仍令以湖湘所

得舟運販淮鹽其息錢非奉朝廷及都府指揮毋得擅用

是月偽齊陷光州時劉麟出獵於陳留縣有義黨百餘人欲擒麟南歸為其徒所告悉斬於汴京豫又以其弟復知濟南府觀知淮寧軍

